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A JUDGE
DEE MYSTERY



大唐狄公案

迷宮案

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

【荷兰】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/ 译

 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大唐狄公案

迷宫案

6
di gong an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The Chinese Maze Murders

Copyright © 1957 by Robert van Gulik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1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(Hainan Chu Ban She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,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1 海南出版社
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-2009-0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狄公案·迷宫案/(荷)高罗佩(Gulik, R. V.)著;陈来元等译.

—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11.5

ISBN 978-7-5443-3697-0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②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荷兰—现代

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9878 号

大唐狄公案——迷宫案

作 者: [荷兰] 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

译 者: 陈来元

责任编辑: 黄宪萍

装帧设计: 第三工作室·黎花莉

责任印制: 杨 程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x 1092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38 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3697-0

定 价: 19.8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目 录

迷宫案.....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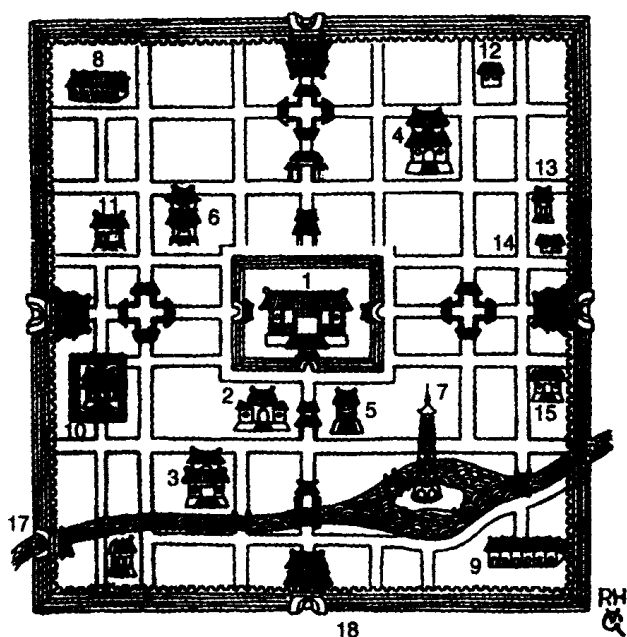
丁虎国将军被杀、倪琦谋反、黠陟使留下奇怪的遗嘱、白兰姑娘神秘失踪……这一连串疑案与黠陟使生前建造的迷宫究竟有着什么联系？



迷 宫 案

陈来元 ○ 译

櫟坊全圖

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. 县衙 | 10. 钱牟宅邸 |
| 2. 城隍庙 | 11. 丁将军宅邸 |
| 3. 孔庙 | 12. 永春酒店 |
| 4. 关帝庙 | 13. 三宝寺 |
| 5. 钟楼 | 14. 李夫人宅邸 |
| 6. 鼓楼 | 15. 倪寿乾旧宅 |
| 7. 白虎塔 | 16. 倪琦宅邸 |
| 8. 北寮 | 17. 水门 |
| 9. 南寮 | 18. 法场 |



第一章

话说大唐名臣狄仁杰为官一生，政绩昭著，断狱如神，功垂竹帛^①，彪炳千古。有诗为证：

波澜壮阔数十秋，理刑^②才名青史留，
湔^③尽世间覆盆冤，杀绝天下恶人头。

欲知狄公如何彰善瘅恶，惩奸除宄^④，运智设谋，专断滞狱，读完这篇故事，自有分晓。

时值深秋。兰坊城东一片重峦叠嶂，四乘马车正穿山越岭向城池方向缓缓迤迳而行。

① 竹帛——竹简和绢，古代用来写字，因此也借指典籍。

② 理刑——问理刑名，即审问刑事案件，处理刑事判牍。

③ 湔——洗雪。

④ 惩奸除宄——惩罚、铲除坏人。

第一乘车上，坐了兰坊新任县令狄仁杰和他的忠实助手洪亮。狄公背靠一只书箱坐于铺盖卷之上，洪亮则在对面一捆布帛上坐了。由于行程遥远，道路陂陀^①，一路上颠簸之苦，不言而喻。狄公与洪亮已一连行了数日，很是疲顿，只得借包裹囊担做软垫，尽量求得一点儿舒适。

紧接后面是一乘罗帏篷车，里面坐了狄公的妻孥和侍婢。她们更经不起这长途劳累，一个个均蜷身缩脖，枕藉^②于车内被褥之中，合上眼皮，以期小憩一会儿。

最后两乘装了一应包袱行篋^③，有几名家奴摇摇晃晃坐在大堆行囊箱笼之上，另几名胆小的，则伴着几匹汗马一路徒步而行。

黎明前，狄公一行离别了于平川上投宿的最后一个庄子，此后便进入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。一路上车马萧萧，除几名樵夫外，却不见商贾行人，更不见村舍农家。按照路程，狄公本来可在天黑前赶到兰坊，却不期途中一只车轮毁坏，耽搁了两个时辰。现在已是日薄崦嵫^④，暮霭沉沉，四周群山险恶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车仗前两彪骑身挂利剑，弯弓搭在鞍座前靳^⑤之

① 陂 (pō) 陀——不平坦。

② 枕藉——多人交错地倒在一起。

③ 行篋 (qiè) ——行李箱子。

④ 崦 (yān) 嵫 (zī) ——古代指太阳落山的地方。

⑤ 前靳 (qiáo) ——马鞍前端拱起的部分。

上，狼牙箭于皮箭^①中格格作响。两骑乃狄公的亲随干办，一唤乔泰，一唤马荣。二人奉主人之命，一路护送车仗西行。狄公的另一名亲随干办名唤陶甘，上了几岁年纪，面容清癯^②，腰背略驼，与老管家一起在车仗后紧紧相随。

马荣登上山梁顶峰，将坐骑勒定，放眼一瞧，前面山道通向一道萋萋豁壑^③，再过去又是一座嵯峨^④苍山。

马荣在鞍座上转过脸来，对身后车夫骂道：“你个鸟人，半个时辰前你就说兰坊旋踵即至，却如何还要再翻一座峻嶒^⑤大山？”

车夫听他出言不逊，好生不快，又不敢发作，只得唾面自干，忍气吞声说道：“差爷休要心急，翻过下一道山梁，兰坊城就在你眼前了。”可他在嗓眼里，却在骂衙门里的家伙就是没有耐性，还动辄出口伤人。

马荣对乔泰说道：“太阳偏西之时这厮就说‘下一道山梁’，行了这许多路，却又是‘下一道山梁’。现在我们前不靠店，后不着村，即便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到了兰坊，也太晚了。那卸任的邝县令一定从午牌时分便翘首企足^⑥，望穿秋水，专候我们的到来，以

① 皮箭——古代盛弩矢的皮制箭壶。

② 清癯——清瘦。

③ 豁（xī）壑（hè）——两山之间的大沟；山谷。

④ 嵯峨——山势高峻。

⑤ 峻（léng）嶒（céng）——形容山高。

⑥ 翘首企足——抬起头、踮起脚。

向我们主人移印交割。还有一县僚属，名流显宦，按国礼官俗在新县令走马上任之日，都要去城外接官厅中，为老爷摆宴洗尘接风。如今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，早已饥肠辘辘了。如此，好不狼狈！”

乔泰说道：“腹中饥饿倒也罢了，这口中干渴最是难熬！”说罢掉转马头走到狄公车边。

“老爷，前边又是一条深谷，过了谷，还要再翻过一座大山，我们方可到达兰坊。”

洪亮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官场中调职瓜代^①之事本属平常，然老爷这次调离浦阳，补缺兰坊，也委实来得太快，不免令人遗憾。虽然我们一到浦阳就立即碰上了三大疑案^②，弄得我们席不暇暖，疲于奔命，然那地方毕竟是一处物阜民丰的舒适所在。”

狄公淡然一笑，将身子重新于书箱上靠好，说道：“京师禅门内那帮残党似与广州商界的狐朋狗友串通勾连，同恶相济，进而加压于朝廷。我在浦阳离任满尚早，却如此提前调迁，原因恐怕就在此。不过，在像兰坊这样一个边野之区任职亦不无益处，我们在此无疑会遇到在通都大邑^③永远也遇不到的一些有趣的偏题怪题，正可大显身手，大干一场。”

洪亮对此番议论虽点头称许，然脸色仍阴沉忧郁。

① 瓜代——《左传·庄公八年》：齐侯命连称和管至父两个人去戍守葵丘地方。那时正当瓜熟的季节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明年吃瓜的时候叫人来接替。”后来把派人接替任期已满的前任叫做瓜代。

② 三大疑案——指《铜钟案》中的金钗案、淫僧案和铜钟案。

③ 通都大邑——四通八达的大城市。

他已年过花甲，华发满头，从浦阳到兰坊有好几日路程，一路辛劳，早弄得他精疲力竭。他从年轻时起就是太原狄府的管家，一向忠心耿耿，是狄家的一名义仆，狄老太公对他很是喜爱。待到狄公入仕为官，他执意同往侍候小主人，狄老太公欣然应允。这样，他就成了狄公的一名心腹随从，狄公每到一处赴任，都委他以官衙录事参军之职。

车夫啪啪甩了几鞭，车仗过了山脊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深谷行进。

片刻间，车仗已到谷底。道旁榛莽芊绵^①，荒凉芜秽，头顶松柏荫翳^②，夭矫婆娑^③，本来就不明的山道顿时变得更暗淡了。

狄公正欲传令掌灯举火，忽闻道旁一声吆喝：“肥羊休走，快快丢下买路银！”喊声未落，车前车后立即有人呼叫响应，乱声中，一帮面蒙黑纱的强人突然从树丛中一拥而出。

马荣正欲抽出利剑，两名强人则早拽住他的右腿，将他从马背上拉了下来。又一名强人从乔泰坐骑后扑上去，一把掐住乔泰的脖子，也将他拖到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两名强人正在车仗后面袭击陶甘和管家。

车夫见情势不妙，急从车上跳下，躲到树丛中不见了。狄公的几名家奴也吓得抱头鼠窜，只恨爹娘当

① 芊绵——草木茂密繁盛。

② 荫翳(yì)——枝叶繁茂。

③ 夭矫婆娑——曲折、盘旋而有气势。



狄公与强人厮杀

初没给他们再生出两条腿。

两张戴黑面纱的脸突然在狄公的车窗口出现。不容分说，其中一人抡起棍子便向洪参军脑门击去，只一下子他便昏晕过去。另一名强人则举枪向狄公刺来。狄公猛一闪身，正好躲过，又一个急转身，双手风驰电掣般伸出去，将对方枪杆死死抓在手中。对方在窗外拼命拽拉，以期夺回武器。狄公紧拽不放，随即顺着对方拽拉的方向向前猛一推，那强人便摔了个四脚朝天。狄公趁势将枪从强人手中夺了过来，跳下车，手中长枪上下翻飞，左旋右转，两名强人欲上前拿他，只是近身不得。打昏洪参军的强人手中仍拿着那根棍棒，举枪刺狄公的强人此时从腰间拔出一把利剑，二人一前一后，一个舞棍，一个挥剑，两面夹攻，奋力厮杀。狄公见两名对手如此拼命，自思此战必须速胜，若稍迟延，则很难对付得了这两个亡命之徒。

两名将马荣拉下马的强人见马荣挣扎欲起，便要将他一剑砍翻。说来也是二强人活该晦气，今日他们偏遇上了马荣这个武林高手。若干年前，马荣和乔泰还是一对绿林兄弟，后来偶遇狄公，折服于他的人格，从此投在门下，做了他的亲随干办。马荣少时便拜名师习学拳棒，练就一身武艺，对于这打斗之诀窍，克敌之绝招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他像是欲起，其实并未起身，而是转过身子，一把抓住一名强人的脚踝，猛一拉，强人身体失去平衡，便向一边踉跄而去。与此同时，他飞起一脚，对准另一名强人的膝盖踢去。借着这一拉一踢，他跳将起来，顺势一拳朝那个站立

未稳的强人的脑门打去，又闪电般转过身子，一脚飞向那个正捂着膝盖的强人的面门。那强人膝盖骨本已受伤，脸上又“啪”地挨了一脚，差点儿折断颈骨，只见他脑袋歪向一边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乔泰正在地上与一强人全力拼搏，旁边还有两名强人各执牛耳尖刀在手，伺机要对乔泰下手。马荣见到，急掣出宝剑援救乔泰。到了近前，不由分说，手起剑出，将一名强人刺了个穿心。他等不及拔出剑来，又一脚朝另一名强人裤裆下踢去。只听那人一声惨叫，便蜷曲了身子滚倒在地上。马荣捡起那强人的尖刀，从与乔泰扭打在一起的那名强人的左肩下插了进去。

马荣正扶乔泰起来，忽听身后狄公叫道：“马荣当心！”

原来那持棒与狄公厮打的强人见同伙遭到马荣攻击，丢下狄公前去解救。马荣正拉乔泰立起，没看见他，他便一棒对准马荣的后脑勺砸了下去。马荣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那强人又举棒来砸乔泰脑袋，乔泰早拔刀在手，在强人举起的胳膊下猛一刺，那刀便齐把儿插进了对方的心窝。

此时狄公的对手只剩下那名持剑的强人。于是，狄公挺枪加快了进攻。他先对强人虚晃一枪，对方急举剑招架，他又突然改变打法，将手中枪飞轮般地在空中旋转起来，终于用枪杆将对手打晕了过去。狄公命乔泰将强人绑了，自己则向行囊车跑去，却见一名强人双手抱颈趴在地上，另一名手持圆头大棒的强人则躲在车下向外偷看。狄公用枪镞在他头上猛一敲，

他便昏晕过去。

陶甘手中拿着一根细绳从另一乘车下爬了出来。

狄公问他：“这里情形如何？”

陶甘笑道：“老爷，一名强人打倒了管家，另一名手中的大棒也在我头上碰了一下，我趁势喘口气倒了下去，没有动弹。他们满以为我已昏死过去，便往车下搬箱笼包裹。我趁他们不注意便爬了起来，从他们身后将我的细套索套到离我最近的那强人的脖子上，又猫腰钻到马车底下，双手拉紧绳索的另一头不放。另一强人在一边干着急，他欲够到我就须先将自己身体暴露在面前。他怕遭我暗算，不敢近前。正当他进退两难，手足无措之际，老爷及时赶到，解了他的疑难。”

狄公听毕，又忙向马荣大声叫骂的地方跑去。陶甘袖中取出两根细绳子，将二强人手脚捆了，再将一强人脖子上的套索松开，此时那强人已奄奄一息了。

看外表陶甘不会伤人，所以那两名强人才上了他的当。陶甘年近半百，瘦骨嶙峋，虽无武功，却足智多谋。若干年前，他颠沛流离，浪迹江湖，一次在汉源身陷绝境，狄公将他解救出来，收在衙前听差，故他也成了狄公的一名亲随干办。陶甘见多识广，对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的勾当了如指掌，故追查凶犯、搜寻罪证也就十分在行。知道他有这段经历，今日强人上当受骗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狄公来到车仗前头，乔泰正与一名强人交手。乔泰的对手原是袭击马荣的那名强人，后被马荣一拳击

昏，现在又苏醒了过来，与乔泰厮杀。此时马荣自己蹲伏在地上，由于左肩遭击，左臂僵直疼痛，只用右手与另一名强人厮打。那强人个头不高，手舞一把匕首，在马荣身边跳来跳去，寻机下手。

狄公正欲上前助战，马荣却右手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那匕首便从强人手中脱落下来。马荣又将他按倒在地，一条腿跪在他身上。

强人经不起压，嘶声怪叫起来。马荣刚一松腿，那强人却又举起另一只手对马荣劈头盖脸打来，然那拳头分量轻似棉花，犹如给马荣掸土一般。马荣喘着气对狄公道：“老爷，请将他面纱揭了！”

狄公扯下面纱，马荣惊叫道：“啊！原来是个年轻女子！”马荣见姑娘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忙松开了她的手。

狄公将她双手反锁于背后，说道：“强人中有此自暴自弃的女子并不鲜见，亦将她捆了！”

乔泰此时已制伏了他的对手，并将他五花大绑捆了。马荣唤过乔泰，乔泰遂将姑娘两手亦缚于背后。马荣站立一旁抓耳挠腮，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。那女子则一声未吭，从容受缚。

狄公走向女眷的篷车，见他大夫人蹲在车窗口，手中握着一把剪刀，其余的人则一个个吓得钻到了被褥底下。

狄公对她们说道：“休要害怕，强人俱已收拾了。”

狄公的家奴、车夫见拦路的强人已除，均从各自